

雕

丘

雜

錄

臥疇隨筆

雕丘雜錄五

真定 梁 清遠 避之

漢之守令多久任或十餘年或二十餘年其在先朝亦間有至八九年者惟寧州知州劉綱三十六而任七十而致仕蓋在州三十四年公太宰劉宇之父也

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囚于好音樂今胡琴類上刻獸是其遺像麒麟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其遺像嘲風好險今殿角走獸是其遺像

蒲牢好鳴今鐘上獸鈕是其遺像
狻猊好坐今佛座獅子是其遺像
羆下好負重今碑座獸是其遺像
羆好吞今其遺像
羆好文今碑兩傍龍是其遺像
蚩蚩好頭是其遺像

李文正東陽與人書有云僕嘗飽歷事故信升沉得失之有命苟命之常黜者雖王公大人引手推轂而不得當升者雖仇人怨家設阱下石而亦無如之何此言誠爲有理錄之以見公知命

之學

麥鳩臚病不能食一臯問曰汝欲食乎吾教汝食
翼日可空腹以來比至設飯肉各一罌將就食
遽以手止之曰未可也取其飯以筯畫爲四分
乃使食食下一口輒欲就肉又止焉曰未可也
如是者三盡一分使食肉一爨如是者四而罌
盡復問曰尙能食乎曰能曰不可子姑去凡食
必準此爲法及歸不閱月而食進往謝且問之
臯曰脾性惡膩汝未食而先以膩物困之安能

使之運而化乎後有人不能食以此法治之皆
差此亦理之必然也

元置集賢院下求賢之詔遣使天下天下聞風而
一起至者悉命趙國全文定公館之禮意周洽皆
喜過望其有不稱旨者亦厚賚而遣之以勸來
者待賢如此其厚亦近代之僅見也

宋制諸臣官至執政得於墳側建剎度僧以薦先
福蘇子由爲尙書右丞以任氏所捨伽藍請於
朝賜榜爲旌善廣福禪院後又旋奪旋予此雖

優假臣下之義然於理有礙子由名臣亦復爲之且作墳院記以紀其事抑何說也

宋時士之進退不言行業而言命運范文正公憂之謂非國家之美事明末不言行業而言門戶已更可憂後乃並不言命運門戶而言奔競吁可畏哉

張禹祖父光武以爲常山關長注關縣屬常山郡今定州行唐縣西北有故關城邑或卽今之故關也

王弇州言真定有蚩尤塚七所每當祭蚩尤其日
白氣貫天余固未嘗聞此事其別有記載而公
述之耶抑事去公幾百年而遂湮滅之耶書此
以爲吾郡異苑之一

蒲州韓相國在莊烈皇帝朝有人書御屏曰韓爌
家蓄鐵騎三千朝時莊烈帝與諸臣皆驚視駭
異而韓獨不顧莊烈帝因令內臣詢其故韓曰
有無皇上自知不必爌言內臣復命莊烈曰誠
然韓爌家衆不過數人豈有蓄騎之理雖其一

時君臣相知之深然而韓之相度亦可覘也
世嗤奴書爲不足貴余觀法帖中如吳琚之學米
元章王誨之學蘇子瞻俞紫芝之學趙松雪錢
溥之學宋仲溫黃省曾之學祝枝山俱能入其
室亦稱甲觀然則師法前人亦學者所不廢但
欲得其神理即可傳耳至吳原博之學子瞻竟
無一筆不似然亦不能出其範圍迄今原博書
猶人所共珍也

真定潭園之勝自唐已著歷五代至宋時屢見名

人題詠元劉靜修父隱居於此歐陽文忠公寄
田元均詩云莫忘鎮陽遺愛在北潭桃李正網
緝司馬文正公送李宣徽知真定詩云幕府事
閒刁斗靜碧潭佳景日閒樽韓魏公和李侍郎
新翹流杯詩云清潭時一望搔首莫能簪又答
李密學詩云遙知潭上酌多少插花人則其勝
况概可想見獨至明則湮沒無聞迄今父老亦
無能知其地者或在北城下恒陽書院後或楊
園是其故址俱未可知書此以告來者

詩貴氣格尙矣然唐人詩亦多有直述性情大似
宋人者如常蘇州街西借宅多臨水馬上逢人
亦說山老大登朝如夢裏貧窮作話是村中無
一字不真無一字不雅置之宋人詩中無以辨
又何必拘拘於字句間耶

王履吉書人知其行草法二王真行法永興而不
知其所學者實蔡孔目九達也余得九達書於
報國寺見其丰神秀逸用筆古雅深所寶愛及
閱孫少宰北海所藏名賢遺墨中亦有九達書

則筆筆三王而意致奇古間雜永興法益知履
吉果師九達者也蓋履吉原從學於九達云

孫少宰北海翁生平極服江陵之相業其論江陵
曰人之所以不服江陵者首舉其子擢上第爲
狗私豈知當二子擢第時神宗語江陵曰朕以
此酬卿勞苦此神宗之市恩也而豈江陵之逼
迫營謀而得之者耶余曰二子皆不世之才卽
擢上第不爲過奈世之過求何後王縉山中解
首人亦有煩言嗟乎今之頂甲解首有如張懋

修張嗣修王衡者幾人

行取之典嘉靖以前有一歲一取者有間歲三歲一取者所取各官之俸有京官三年推官四年知縣四年八月者有通限四年以上者夫三歲一取則盈虛有不繼之候論俸懸絕則勞逸有不均之嫌自陳恭介公立法乃定歲一舉行為常而間有疏密則視一時之缺論俸京外一例以四年以上爲常而間有淺深則視一時之人遂行之數十年不易

舊制提學官極慎其選每儲才禮曹無非豫養慎擇之意故禮部司屬平時必慎加體訪及督學有缺量資擢授倘一時禮曹所儲不足周列省所用乃旁求各曹及方面察其品格覈其年資不嫻於文者勿用文矣行誥窳者勿用文行並矣年迫衰者勿用是以終明之世督學多表表自建者以此也

明朝三年大察六年內察此外又有閏考皆緣權奸中傷異已陰錮顯逐縱未必悉皆碩士而無

事者實繁萬曆間乃定三六年正察之外不得
妄請閏考永爲定制

凡外官薦舉有三上之爲疏薦於資格外超叙其
次爲咨揭薦於資格內酌量優叙其因地擇人
爲不時特薦隨時斟酌題請之三者善而用之
皆廣厲吏治之術也今咨揭薦特薦俱不行矣
三衙門舊例每年一內一外揆資陞轉無所軒輊
至於有邊功有工功有海外差武管計典不論
資俸間一升之名曰閏陞吏科掌印例不外轉

至隆慶四年議准事例查其才力政蹟而酌陞之宜內者內宜外者外遂紛競無已人多借以逐不相能之科道萬曆時爭競益甚然而舊例終不能復迄今仍以酌陞爲例其間實不能一從公起見也

先朝中書有四一爲中書科中書舍人在中書科掌書寫誥勅三甲進士選授大臣子孫廕授而舉人有軍功者亦間授爲進士舉人皆得與清華之選一爲內閣中書則在內閣制勅誥勅兩

房辦事其監生譯字生考授書職書寫誥勅及
謄擬旨加銜可至大卿而外陞者少舉人考授
者則代閤臣撰擬三年滿陞各部主事一爲文
華殿中書則專職書寫匾額對聯之類納粟者
多而考授者少一爲武英殿中書則專職圖繪
內臣得而統屬之納粟者愈多而考授者愈少
矣此二者名爲兩殿中書俱可加銜至卿寺一

男允格校

臥河隨筆

今是齋日鈔

雕丘雜錄六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彭乘墨客揮犀云鎮陽於諸節中尤重寒食是日
不問貧富皆製新衣煥然滿日云一歲終惟此
日易衣雖甚弊不復易至來歲是日復圖一新
也且引沈佺期謫嶺表日詩云嶺外逢寒食春
來不見錫鎮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爲証近代
余郡清明節少重至寒食幾不復問矣何古今
之異俗乎

白蓮教妖言惑衆萬曆時最勝自稱佛院主或白蓮教主其惑人之言云能知過去未來又能開天門破地獄註生註死定陰間後世五代兒孫臨死給一執照託生某子下第幾代第幾子有經七大本名五部六冊又心經一張令人抄謄傳誦又善傳香過氣秘術其教主男子稱爲佛爹女子稱爲佛娘其黨共以十八人爲子每一子會約三子三子會約九孫九孫會約二十七孫二十七孫會約八十一孫總成五代共一百

二十一人爲一枝十八子號爲十八枝各立一簿填姓名貫址其所認兒孫不許士夫子弟舉監生員定要有身家做生理人每子認足前數方稱功德圓滿立地成佛其來投拜必先見本枝頭將拜見銀送驗過仍還自封自收初止一二三錢後至十百千兩枝頭進告教主許爲第幾子第幾代第幾孫先拜枝頭爲父爲祖登名在簿始許執香立門外一日或二日方引叅拜教主坐佛堂上高臺帳內枝頭先暗報來人銀

若干計幾塊今日吃何飯作何事引拜畢獻銀
教主在內明指銀塊數與所食所作事果無差
謬愚民驚服慧眼又稱受戒作福死後就轉人
身爲某子某孫大富貴如心不誠及銀短少慧
眼先見必遭陰兵打墮地獄等語以此易惑愚
民數十年來累經刈除不能熄其焰也

曾確菴省吾草書學二王筆筆飛動李三溪孔陽
行書流麗盡學戴文進亦自成家藝苑俱所不
載何也曾楚人李武邑人

前人作詩皆出自己性靈卽學古人必曰戲學某
人體或做某人體今人讀一家言無一字不規
模而遂以名世是豈知古人之學者耶

先伯曾祖冰川公詩文直可追蹤何李所著于野
記似有爲而發余恐其久而湮沒遂錄於此于
野者取易同人于野之義也于野遇犬厥亦惟
辜無怨惡爰作是記常山之野有至人者游神
盤古之世挹清沱水之濱美月吟風不作醒齷
處士飡霞吸露自稱高潔主人一日曠然閑逸

樂爾欵乃早移芳武於茅籬遂徹青眸於中野
升降上下樂野馬之細縵生長秀實究谷神之
不死乃於是仰而睇俯而笑曰邈哉逃乎斯達
觀之奇絕也性暢機融而爲之歌曰道渾渾兮
彌大荒世融融兮壽而昌耕而鑿兮豫且康人
蠢蠢兮擊土壤歌未旣適有弱犬俯伏於前如
哀而愬如附而旋至人憐之曰犬能從吾乎吾
糠而食吾巢而安大俛而掉若領而領至人乃
歸犬探其前比犬歸莊能解人意賓至則迎盜

來則吠至人愛之犬亦善伺至人之意而將迎
之也推食則飽有教則從至人者豫謂犬爲能
他日至人復之野而犬從之野有狡兔交如突
如犬試其長一逐而噬至人意犬之歸至也犬
乃長往茂林下顧至人至人曰嗟乎噫嘻犬負
吾乎坐以待之犬乃不來紅輪就暮黃耳竟乖
至人曰嗟乎噫嘻犬負吾乎至人歸莊五日犬
來至人佯叱欲杖之犬不會意羞澁次且徘徊
捲戀曳尾而去又數日有告至人者曰犬斃於

野厥因爲何至人驚訝詢之土人土人曰犬前
獲兔冀飽深林值狼視兔犬乃餒歸歸又復來
伺附他人他人謂犬之有主也卒無留者犬終
餓死至人曰嗟乎噫嘻犬乎斃矣寧犬負吾吾
終不負犬也爰據諸禮埋之敝蓋而且爲文以
吊之曰吾聞犬有人性世振其芳或狗而盧或
獒而龐厥屬西金厥應婁方禮聞不叱詩詠其
吠田文獲脫孔父其喪厥能滅火亦有傳書范
睢警國韓信自況泣牲曰盟歆取其血鄉飲養

老其珍爲上不以無盜而畜不吠犬著於人厥
亦有光載聞周禮厥類惟三食肥吠靈獵則蹄
長吾於汝犬不知爲何虛我之撫餼我之糠以
短取敗理數之常竟羞稱於博務而人謂之無
良嗟乎噫嘻豈惟汝犬亦有士流人形狗腸機
械變詐姣爲猖狂時窮則俛志得則昂剛而府
禍傲而孽殃少恩薄德棄禮無方嗟乎噫嘻豈
惟汝犬吾不汝尤而汝終有愧於天壤

元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朝廷優之猥

役勿事歲時得升殿上上皇帝壽每大朝令百
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唯謹勿敢越尺寸
而諸耆老高憤博褐從容暇裕以齒後先門者
不加誰何俟百官退乃陟陛承清光或大駕出
宮則麗眉黃髮序勾陳環衛間元之優待耆老
如此亦盛事也

吾郡元有張德林字茂卿夙喪怙恃兄弟衆且貧
長遂贅婿於郡董氏董氏多財無子委君家事
君長治生久之資益饒又哀董宗將絕爲外舅

買妾覲有以世其祀果生一子各笥無幾何外
舅妾皆死君夫婦鞠笥保抱乳哺之壯悉致家
貲以去笥力畱同居不可乃與田百畝屋一區
爲報君課家人耕蠶以自衣食君卽蘇滋溪先
生之外舅也

升菴時亦有楊門六學士之稱蓋謂楊弘山士雲
王純菴廷表胡在軒廷祿張半谷含李中溪元
陽唐池南鎬也六君惟半谷中溪俱有詩文行
世餘俱泯泯無聞欲以擬蘇門諸子難矣

崇禎朝功令森嚴戊辰登極以後自閣臣大老以
至散員被嚴譴謫戍者計七百二十餘人然總
無救於敗亡治國豈在繁苛哉

元蘇滋溪先生真定人著有國朝名臣事畧十五
卷文類七十卷詩藜七卷文稿三十卷松廳章
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又有黃河原委遼金
紀年未及脫稿今所存者惟文類耳其餘諸書
或金匱石室中有藏之者宜覓之以爲吾郡故

寶

瞻文孝公思者有鎮陽風土記是吾郡實錄今無其書

吾郡西山有不灰木質柔色白水浸之可以爲泥爲爐煮茗久之木同火熾火盡而爐仍舊但苦無佳工成雅製耳

談詩者代有其人然皆不及歐陽公二語曰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言詩至此已無餘蘊作詩至此亦稱極境矣

嚴震生常言人至老年好與人爭競者其人必多

壽益好競則必血氣未衰此壽之徵也誠然
唐宦者仇士良歷開府儀同三司請廢子給事中
李宗敏判云開府階誠宜廢子謁者監何出有
兒則累朝之不予宦者廢典此明徵矣乃明時
內監敎功動輒廢弟姪一人予做錦衣千百戶
此何典也

臺閣名言載左右枝梧無以對余謂前後矛盾可
以對之似此俱無甚意味而謂之名言何居

明會試遇癸未則多改期一以太宗靖難一以文

場災一以兵臨城下此亦天運乎是不可解也
鄒南臯公召選路過真定家君時爲諸生與賈生
恂以先世有年誼迎之郊外賈時衣絹襦衫甚
華整鄒見別無一語但語其家人云好襦衫我
那邊那有如此襦衫語終一揖上轎而去此亦
不屑之教誨也

嘉靖前凡知推治最召入理都察院刑獄在院六
閱月卽眞御史萬曆已後則無之

家君常侍趙忠毅公公教以讀字書最爲有益余

見今有名能文章而於字音讀尚多訛者甚矣
識奇字爲學者第一義也

弇州詩尚氣格力摹盛唐乃其有感詩出處頻年
尚屬人於今不出始由身留將頂相稱居士洗
却頭銜字道民一鍾隨身那諱死三餐度口不
緣貧寄聲無限同盟者苦海中間學問津又閉
關詩虛自群喧草大還不多青眼畏塵寰由他
國士誰謀國若箇山人肯住山長病醫方無勝
懶漸貧生計莫如怪地爐櫛袖煨生芋風雨蕭

蕭且閉關二作頗似宋元此或公悟後信筆所
成固自真切也

陳白沙可左言其格古人所無讀之大有裨於身
心可左左左費盡多少精神惹得一場笑
唾百年不消一瞬煩惱皆由心作若是向上輩
人達塞一齊覩破歸來乎青山還我白雲滿座
莫思量但高卧

姪允杰校

今是齋日鈔

閉影雜識

雕丘雜錄七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陸文裕公玉堂漫筆中言龍袖嬌民是元時方言
不知其何等余在都下常見都人與人相競必
自矜曰我龍鳳嬌民也蓋言爲近帝后之民耳
義取如此似無別說

余郡牡丹舊稱最勝韓魏公謝真定李密學惠牡
丹詩云窮邊無處覩春榮咫尺常山似洛城會
得主人將雅意欲教鄰境伏香名全開正美朝

霞色半謝猶含暮雨情只上賓筵共一醉也勝
渾不見芳英蓋魏公帥定州而李公爲真定守
貽之以牡丹魏公謝詩也至今人家牡丹較他
郡獨勝余弟大司馬栢棠園更多異種

嘉靖間山人陳椿以啖菜法游士大夫間能祛滯
已疾良效其法取生菜窠葉濯淨入沸湯中一
過折其生氣用麵糜攪熟湯瀆入甕中以黃熟
爲度每常食後取啖數莖久之腸腑疎利山人
則授以靜坐法納息下氣升降水火其坐法具

山人口語中不悉也

愚美二字今人常用之以爲最俗而不知其最古
寒泥愚美其民是也

從古女子或以節烈名或以詞翰名而未有以道
學名者惟虞道園母楊氏因叔父叅知政事棟
明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卽盡通其說故道園
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學有源委

孫太初詩清新俊逸自成一家太白漫稿篇篇皆
佳而余家所藏太初墨蹟有送別李遠菴北上

詩一首漫稿未載今記於此苦竹冷冷沙雨青
秋風送別釣魚汀好持使節朝天子莫道江湖
有客星北固雲回山歷歷洪沙龍鬪浪冥冥眼
中經濟須公等殿上夔龍更典刑此作風調極
高其予遠菴簡亦云非泛泛送行之作不知漫
稿何不載也

金元時陽曲劉氏家大寶鏡能照天地四方以前
知休咎其家埋地中人不得見也明昌泰和中
北方兵動渠父子欲卜之一日先以旂幕障中

乃扇閉門戶甚嚴及掘鏡出光輝爛然室
盡明如初日之照鏡中見北來兵騎穰穰無數
餘三方都無所見因大駭曰不可不可卽埋之
後俱如其所照者元祐之有詩紀其事此亦天
地間一怪物然何以有此則不可以理解矣

元遺山作王若虛墓誌言鎮人以文章德行稱者
褚公茂先而後有周先生德卿德卿事實誌載
未詳王若虛集記其論文有云凡文章有巧於
外面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適獨坐可

以取口稱而不可得首肯觀此則亦有學有識之儒也

全真教起於金元時女几野人辛愿敬之曰其謙遜似儒其堅苦似墨其修習似禪其塊然無營又似大爲渾沌之術者數語足盡其妙能力行此卽不能入化人之境澹然自足深於性命有補未爲無益也

遺山集載鎮人李叅軍麟家世居竹里又李東垣明之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則竹里吾郡勝

地也乃今竟不知其基址之所在矣豈與潭園俱湮沒乎

馮具區真實齋常課家常五事教子美孫對老婦
宴語娛小姬有客對客飲食隨宜不粗不侈除
此五事則居書室書室十三事隨意散帙焚香
淪茗品泉鳴琴揮塵習靜臨摹法書觀圖畫美
筆墨看池中魚戲或聽鳥聲觀卉木識奇字玩
文石數日一行者四事登眺山水尋僧訪知舊
有花時看花起居外每經月必行者一事展墓

經時或半歲必行者四事祀先拙園了故鄉諸
緣省墳墓隨宜收買奇書或法書各畫五十前
必勾當者三事遊天台廡岩諸名山置湖莊定
山中隱居所不償以上課者有如日如此日課
實足自快惟娛小姬一事損精神耗氣血非有
道之士所宜不如易以與群從笑談猶見友于
之樂也

張世傑吾郡人項下生癭甚大壓膈遇一人授以
彼家術癭漸消又授以外丹吳小泉因買硃砂

遇之張問爲吳姓大喜曰吾得異術師教遇
姓人當同事今其時矣遂從小泉歸試之俱有
驗張面壘每坐久則紅飲食至多或不食小泉
嘗見其所授之師行如飛急行不能及後不知
所終

丙申歲司農議生財欲令天下各衙門書手盡納
爲吏員余時爲侍郎力爭以不可令功令森嚴
凡衙役受賍卽發尙陽堡而人索其數十金彼
豈能有點金之術耶爭之不可得及疏上而各

省有以力必不能完求寬者部覆不允後又以
催督不力降罰各司道州縣官有差噫既立法
不令受賄而反索其賄豈爲當耶

余在戶部會計本年錢糧入數北直等十一省起
運及存留兵餉鹽課關稅各省裁扣並白糧改
折銀共一千八百一十四萬二千餘兩出數各
省官兵俸餉米豆草束歲該銀一千八百三十
八萬五千八百餘兩又新增兵馬在京旗下王
公園山各官俸薪披甲月餉大兵喂馬往來糧

草約共四百三十三萬兩以上共該銀二千二百六十一萬五千八百餘兩較比入數共少銀四百四十七萬兩零外有贖賤贓罰錢息缺官俸銀罰俸任俸香稅等稅額外開荒授納監吏等項歲無定額不在入數又採買紬緞布疋顏料並賞賚各省災荒蠲免亦無定額不在出數黃學士文獻公懷友詩云歲暮山林瘦只一瘦字盡出殘冬蕭寂景象誰謂元人無詩耶

文獻懷友詩云卓犖恒山秀相逢幾抱琴五年風

雨別四海弟兄心
雪外梅花遠山中
桂樹深定知稽叔
夜高興渡雲林恒
山乃吾郡似爲蘇
滋溪先生作也錄出俟入郡乘

丁酉閑中司馬弟以字四軸送覽未書名祇有若虛及御史大夫二印書法蒼勁學元章詩亦瀟灑有致非弘正間名手不能但念弘正諸賢位躋御史大夫造詣如此未有不知其名氏者玩其詩有生平寄興在東湖之句知其爲江西人旣而翻閱獻徵錄見李士實字若虛乃知卽此

公也傳稱士實能文章善書法則若虛固一時
文士特以其從寧王爲亂故人皆惡其人並賤
其詩與書耳嗚呼人豈可不擇所從哉

梅孝子應發居吳郡闔門市中母有疾剔股肉以
食之疾良已他日母又疾醫藥不能効乃露立
北面稽首以名香然頂灼臂叩天乞減已年以
益母壽是夕天將雨陰雲四合俄剝焉而開若
啟半扉盡見北斗之六星惟一星及軸星不見
頃之雲復合及還至母所則母已擁衾坐床上

言有衣白衣者六人以水來灌灑遂霍然而蘇
詰旦母平復如常孝能感神明一至如此虞道
園有序黃文獻有傳並傳此事定非誣也

元朝大臣父受封亦有有謚者李文忠公孟曾祖
執追封韓國公謚康惠祖昌祚任潞州招撫使
追封韓國公謚文靖父唐任畧陽縣尹追封如
祖謚忠獻前此未聞也

蘇滋溪先生三爲御史在中臺僅四閱月章凡四
十五上知無不言尤以進賢退不肖爲急所劾

五人皆權要所舉百有九人自世臣耆德以至
草澤之士不遺也昔之臺諫如此今諫官有蒞
職數年而僅上五六疏者亦有畢世未薦一賢
者吁可慨也矣

京師人家每雨天謂之酒色天蓋以其可以酣飲
輒臥也

高少宰念東詩思敏捷援筆千言立就予所深服
嘗於大司馬弟席間余問聞少宰曾作佐銓五
君詠可賜教否高實未作云有之次日卽以爲

余作者送覽乃卽席間所談余之情事云梁公
清廟器水鑑群材筦學道索玄珠而不廢燕婉
三黜了無驚譬若手舒卷自言困諸生念載安
習坎青衫塵土中老驥大行坂意氣久已平松
苗何長短惟憶雕丘莊映水槐陰滿樽酒誰行
歌誓將單騎返詩清老似少陵五君者實抵杜
純一隆平董福兄香河袁九敘及公與余也蓋
皆任天官侍郎相繼降黜者

元時釋道二教頗盛道教如吳閑閑輩朝野崇奉

無殊王公卿相而大臣子弟亦多有從其教爲弟子者至釋教更異郡縣所置主僧之官輒與角立凡府署之崇儉從之盛往往縣守令而其外卑躬曲意聽命承事之有加焉此亦朝廷之上有所崇尚之者而因使異端得志如此

陸氏家制以田疇所收除租稅播種葢屋播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畱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專存穀米逐年增置倉廩不可變易錢銀輕貸一分爲祭祀之用六分爲十二月之用閏

月則分爲十三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
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
及五分爲太奢所餘者別置簿收管爲伏臘表
葛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居家苟能如
此豐則豐儉則儉終身無患貧之事便免免首
于人何樂如之而無奈人之不知節也

靜中之樂無過讀書病中之樂無過調息讀書可
以益智調息可以延年旣以娛情又且有益人
何憚而不爲乎

倪鴻寶先生五筮享式云飲食之事而有江河之
憂我輩不救誰救之者天下豈有我輩客是飲
食人詩云以燕樂嘉賓之心此言嘉賓以娛其
意孔作盛饌列驚七漿作之驚之是爲逐客然
則約則爲恭倭反章慢謹衆往謀條爲食律八
饋載詩二享廣易天數地數情文已極被君子
兮噤肯我適文以美名賞其真率一水一山清
音下物耗心最慳能飲一石 五肴 二果

二蔬 湯點各二 餠飢十餘 酒無笑 二

先生訪稼嚴
整生如不浮
而鍊句另候
別極絕佳律
修飾比

客四客一席不妨五六惟益加大 勞從餘
酒人一觴武錢百文舟與人錢五十此式近亦
有行之者人人稱便錄以示後人不第愛其詞
之古也

蘇伯修有滋溪先生集吾郡未之刻也元詩體要
中載送任君玉西歸詩一首云薇花曾見照青
春。今日都門又送君。入蜀使迎新太守。渡瀘人
識舊將軍。琴聲彈落巴山月。馬首披開錦障雲。
見說西州民事簡。客來多誦長卿文。詩自清逸

確是前元大家

余所見文章之士敏捷無有過溧陽陳公者公過
余郡人求題跋展卷濡毫直書娓娓千言或數
十言不事思索書完讀之照應起伏一一有法
渾乎歐曾大家之文不知何從得此

景泰十才子劉御醫溥湯叅將龐績晏御史鐸蘇
雪溪平王處士淮蘇雲壑正沈倅倂恩蔣淮南
忠蔣務本主孝其一戚里王貞慶武云洞庭徐
震叔重也又云鄒御史亮亦與焉

黃文獻公集載龍泉湯氏置義田以

族共爲

田二百畝歲可得穀四百石擇族人廉謹而有
幹局者俾任其出納月給人五斗有喪者二石
葬則半之產子者一石再有子則倍之子始入
學與錢三千婚嫁女如入學之數娶婦則減三
之一年七十者每歲帛一疋能自業者弗預不
知檢飭而有子弟之過者罷之大約倣范文正
公之成規凡族衆者皆宜有此而近未有行之
者是亦世道使然也吾宗貧人不少當有此舉

不知能遂吾意否

元官制有諸色人匠提舉有諸路金玉人匠府總管副總管有金銀器盒提舉有瑪瑙提舉秩或奉議大夫奉訓大夫或將仕郎承仕郎積階或至嘉議大夫俱士人爲之嗟乎以製器之事而崇重如此甚矣其好尚之殊也

太家脉訣出於蜀之青城山王朴仙翁而歙人張子元子發嘗授其書傳至楊上善而歿人張去非得之其術以切脉知人吉凶貴賤壽夭言率

奇中人遂以張太素稱之云

王鑿儀有弘治間李東陽賓之及一時各公冬日賞菊詩押韻以騎字殊鮮佳句至陳玉汝璠云分詠冬初菊拈花押韻奇群公吟已了到我竟無騎似不成句可見險韻之難也

宋梁師成以小璫得幸竄名進士籍中一時無耻之徒亦認爲同年張邦昌亦舉進士後乃僭爲楊石淙歸田詩有天地國恩慚未報夢回雙闕可
能安之句李空同評曰用世之志雖老不衰然

恬澹之趣少矣空同爲石淙門人直言若此真
古人之風也今人以過失相規動成仇怨抑何
爲哉

方從哲在內閣寧晉劉文炳爲給事中舊例內閣
與給事中各刺稱知生時給事中勢方張文炳
憤憤不平因與方回刺稱晚知生兩人爭競形
之章奏未幾劉謫遠方趙忠毅公爲口號嘲之
云黃門黃閣苦相爭一旦炎方萬里行此去投
人青脚色那能復用晚知生

元薩天錫別江州總管真定王克紹詩云我識文章王太守不知幾日上潯陽琵琶亭前好明月香爐峰頭多夜光吟詩寫字午衙靜打鼓勸農春社忙萬一公餘頗相憶寄詩應到荔枝鄉讀此則克紹一風雅士也錄之以補郡誌之闕

元趙子昂寄題真定明遠亭詩云未到新亭上先題明遠詩雲間歸鴈小山外夕陽遲薩天錫春日鎮陽柳溪道院詩云城外青溪山洞門道人歸去日長曛柳花滿地無人掃隔水遙看是白

雲過鎮陽城南觀音院詩云柳色暗藏溪上寺
露華偏濕水邊僧門前天映荷花滿出水遊魚
夜戲燈觀三詩則知明遠亭柳溪道院城南觀
音院皆吾郡勝地也今俱不知在何所

唐有賜孤魂及第之詔蓋獨卹科舉不售士子也
歷代無行之者惟明崇禎時蘇松巡按祁彪佳
奏准贈舉人張靖孝先生與歸朱兩先生皆翰
林院待詔益三先生皆篤行有道之士贈之以
風廟後學云張名基歸名子慕朱名陞宣


宋制婦女冠高不得過七寸廣不得踰一尺後漸至有長三尺者登車輪皆側首而入今其冠制已不可考但如此之高亦可謂奇形異狀矣明時萬曆以前女冠高未過尺卽以爲異其後數歲一變漸低至一二寸及崇禎朝則祇飄飄一葉矣時尚如此雖力維風化者不能改正

老學菴筆記云保壽禪師作臨濟塔銘云師受黃蘗印可尋抵河北鎮州城東臨滹沱河側小院住持名臨濟其後墨君和太尉於城中捨宅爲

寺亦以臨濟爲名其事甚詳近見呂元直丞相
燕魏錄載真定安業坊臨濟院乃昭憲皇太后
故宅按保壽與臨濟乃師弟子不應有誤豈所
謂臨濟院者又嘗遷徙耶自宋至今又五百餘
年卽臨濟院安業坊俱不可考矣惟有村名大
臨濟小臨濟在城東或卽其故址耶

小說所載宋人謁見刺字如高郵秦觀手狀如廷
堅奉謝子允學士同舍如著作郎兼國史院檢
討張來狀稱地里稱官職稱字俱極大雅今制

如養生侍生通家年家之類何其俗也至有泐泐小學臺末臺薄之稱益可笑矣此一改正如古制亦甚易事但恐不知者返以爲笑甚矣古道之難復也

青箱雜記言揚州陳亞真率無威儀知越州時游鑑湖歸必敲鐙代板潛唱亦其性也余所見晉人周  爲無極令余兄弟邀飲賓朋全集胥役林立周居上座唱崑腔曲終飲一爵笑談自若毫不慚沮此亦亞之流乎

陳白沙言卜塋兆當須好土深掘不及井泉無害
蓋土色美惡不同氣亦隨之而異乘其美者則
吉乘其惡者則否葬法淺深之六如范越鳳云
凡穴宜及一丈外則不爲草木之根所及其說
亦有理若掘止八九尺間見有好土不止則傷
龍若掘而無好土則無如之曰程子以土色光
潤爲地之美葬家以驗土色爲辨吉撻法此不
易之論也

姪允襄校

周禮

卷之六

卷之六

閉影雜識

采榮錄

真定 梁 謝 遇之

范蠡去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
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與共患難不可
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武譏
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
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
王試之種自殺引翁曰此種自殺之也越王素
多機智而諸臣又多以機智相尙安得不令王

疑諸臣之以機智欺已也種見蠶書卽稱病不朝素無病而一旦稱病自動越王之疑矣又有人謔之安得不信爲種計蠶旣去種無隨而卽去之理韜晦以待時或如郭子儀廣置田宅以自樂猶可自全也七術用三以平吳而卽用其一以自殺爲人臣者又何貴用術哉

余爲光祿少卿厨役領糧皆以季終移文支領初因厨役多老耄不堪議換厨役而是時去領糧僅數日余謂彼老耄輩退回宜但已應役兩月

餘矣前此不革退而去領糧日期不遠乃退而
不得支糧得無太苦人乎或曰此而退諸役則
朝廷可省糧數十斛何不爲朝廷省此糧而乃
爲諸役留此地余曰朝廷視此數十斛糧猶之
滄海一粟耳而諸役視此糧則身家性命所關
也况諸役已久供事矣朝廷忍使無糧人耶且
旣老矣病矣皆可憐之人朝廷猶當恤之而忍
令其餓以死耶卽有人議此事爲破冒余願自
認其咎於是遂定議諸役以季終退而糧亦以

季終止

一日與魏髮溪論顏子三月不違仁余謂此必夫子實見顏子止能三月不違乃作是語蓋仁之道大如過三月尙能不違則顏子已臻聖人之域豈止大賢哉且夫子大聖豈有立言欺人之理後世影嚮之見入玄入妙總於聖道無涉環溪是之

環溪言夫人經濟皆自性命流出余謂不然夫所謂性命者卽人生最初天所賦予之至理古人

如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之道乃從性理中流出漢唐而下卽如張子房諸葛孔明輩其所謂經濟者不過智術耳豈真治天下之大道哉旣非大道又豈從性命中流出三代而下以道治天下者少矣如以道則謂之道而不謂之經濟也是以六經中無經濟字

余性好琴而懶於學每見琴輒撫弄不巳其聲雖不中律呂而亦泠然可聽昔靖節蓄無弦琴得琴中趣余不止得其趣而併得其音雖余之所

得較靖節涉有形跡然實足以自娛也

史載唐質肅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見一人朱衣象笏爲典客所拒匍匐從門闥下入歎曰士大夫汨喪廉耻一至此乎拂衣徑去家君崇禎朝爲工部郎謁周提齋公於邸第同事數十人皆爲門者所拒惟選郎吳至與門者嬉咲拱揖門者微開半扉吳疾趨而入家君亦拂衣歸蓋吳趨炎附勢熟於相門家君惡其情態正與嘉問同意嘗舉此以戒遠等云

或問陸象山曰先生見用以何藥醫國象山曰吾亦用四物湯亦謂之四君子湯或問何如曰任賢使能賞功罰罪

利瑪竇近言曰適遇難事非我所願又非我所能避則在乎用智以善處之士之行世其猶博塞之精者乎值勝數而勝夫人之所能也值不勝之數而善運之以使勝是以智易其不勝之數也此言雖爲有理而實有病蓋恐人悞用其智而致敗壞不可救耳余以爲聖賢之理必以安

命順受爲正余亦觀乎博塞之事矣遇勝數則
乘勝以爲之遇不勝惟有安意退避或節縮以
待時如用智善運恐智未及而敗旋至所損者
多無可柰何也

魏廓園爲吏垣都掌科家君謁於其邸廓園延入
內室坐談家君見其室中几榻之外無一長物
宛然書生行徑極慕其清簡余閱其年譜自述
其爲秀才時一歲束修止得十金以七金爲養
家之費以三金買書因知廓園清德當其秀才

時已立根基是以居官能兼潔如此也今之爲
秀才者卽數十金尙不足用日事營求而居官
又何能如廓園哉

今人所用圖書卽古人所用小印也漢人多用白
文唐人多用朱文宋人白文朱文兼用而好用
疊文粗邊或七疊或九疊明初乃尙牙章多用
細邊粗字後乃用小篆極尙奇巧其文皆宗周
伯溫六書正譌至隆萬間句雪漁梁千秋等出
乃用漢篆講明刀法二子所刻幾埒漢章得者

月 卷之二
珍爲秘玩

石林避暑錄記吳門下好強人與論杜詩不已人
以爲苦洛中王文安公則好強人論已詩一日
余與家弟玉立值文安於傅掌雷家公携已詩
數巨帙令余兄弟披閱公自指某首佳某首大
佳一首未完又指一首目無少瞬手不停披將
日落追上馬興猶勃勃適余兄弟有急事欲去
甚以爲苦聞其到人家遇知詩者往往如此此
與吳門下何殊吳名居厚政和間人

夢白先生曰知與行原非二事如學射必操弓矢
離弓矢而欲知射無由學奕必涉碁局離碁局
而欲知奕無由此言雖至理然亦有病如謂學
仕必臨百姓離百姓而欲知仕無由古來如顏
閔之徒曾未從政謂之不知仕可乎

論語一書首言爲學卽曰悅曰樂曰君子此聖人
最善誘人處蓋知人皆憚於學而畏其苦也是
以鼓之以心意之暢適動之以至美之嘉名令
人有欣羨之意而不得不勉力於此也此聖人

所以爲萬世師

大學中庸原附禮記中是以宋人引學庸語皆謂禮曰云云自明定爲四書而學庸乃不入禮記今禮記尙存學庸篇目文實不載焉

石人問太白子美俱爲唐詩人之冠而何以高齋寧列太白爲正宗子美爲大家余對曰太白氣象雄逸不過得詩家之一體所以與高岑王孟並列爲正宗如子美則高岑王孟皆在所包羅豈可以一家目之也列爲大家正所以尊崇子

美云爾

余嘗言士人至今日比作詩作文俱不能出古人範圍卽有所見自爲創獲而不知已爲古人所已言矣惟隨時紀事或考論前人言行得失有益于世道人心者筆之於冊如輟耕錄鶴林玉露之類庶不至虛其所學然人又多以說家雜家目之嗟乎果有益於世道人心卽說家雜家何不可也

昔人言楷書必帶隸法乃爲不俗吾見從來能書

者惟褚河南得此妙王履吉晚年行草亦多用章草筆意遂更古雅信乎昔人之言不虛也

宋朝官人有官觀之職卽大臣輔相謝事亦多有請祠者如王文正爲玉清昭應宮使向敏中爲景靈宮使之類不一而足此等似於理大謬夫官觀所以奉神明不過一黃冠爲之耳儒者不得其職則去而豈可以黃冠之名加之至令史冊書云以某人提舉某官觀其爲不經孰大焉終宋之世無一人非之者何也

茅鹿門論文必以六藝爲宗六藝者六經也出司
馬子長史記滑稽列傳以禮樂詩書易春秋爲
六藝如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豈可以爲文也
哉

唐有諱行錄記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
祖父諱主司名氏此卽先朝之序齒錄也萬曆
以前序齒錄所記亦不過如此是以傳之甚久
至本朝登科者多載一時貴顯或爲伯叔或
爲弟昆有二姓而盡一時在朝貴顯備書之者

甚爲可鄙今遂禁不許刻

山東滕縣山中有黑鼠其色如墨人遇者一擊卽死其香不散幾如麝臍如再一擊死則無香矣此鼠亦可入藥京師鼠亦不黑者死則腐臭無他異也

修德而至聖人學道而至神僊此皆實實本有之理不虧其性命之理卽爲聖賢無損其性命之實卽爲神僊但人拘於氣稟染於嗜慾遂無能至此耳至於佛之教過於深玄吾不能窺其涯

際也

陶詩云一往便已得何事復狐疑此亦自決歸去
之言想其未決時亦不知幾費躊躇可見勇退
之難也柰何以之責常人哉

趙中丞兆麟在諸生中學業無可稱偶以春秋入
鄉闈閱春秋者爲富平令賈某閱趙卷未畢偶
西安司理王君松茂至把卷翻玩曰此卷亦可
中賈爲王之屬吏且同年也疑王有他意遂取
中趙卷其文實未佳出闈趙謁賈賈令趙先謁

王謂王實取汝及謁王王則茫然不記有是事
趙爲孝廉數年未得中甲科後以國亂爲僞防
禦使王師入陝委趙爲巡撫後敘投誠功得
實授撫治郎襄趙至襄所居公署乃流寇所據
之公署也偶其僕從移石槽張馬槽下有金銀
數十萬趙盡掘得之家遂大富移疾歸里趙一
生功名富貴俱得之無意中信乎人生有命何
必營營乎

明季閣臣俱自餽食多以豐腆相尚惟徐公光做

日以米飯一盂鹽菜少許置之衣箱中饑則取
食餘以食僕從程公國祥日食驢腎一具燒酒
一壺而已

鄭相以偉學極奧博至臨政事則不達一日票本
內有何况云云等語鄭以何况爲人名卽票云
何况著議奏上覽之大咲因而罷相人遂呼之
爲鄭何况

李忠定綱人知其才智之雄深事業之光顯而不
知其文藝之優長無論書疏曉暢時務思如湧

泉卽其詩亦清深雅麗可以追蹤王孟

張太宰瀚與人書言人生處世君子當其難小人當其易余不以爲然夫君子於功名富貴付之天命任人奔走營競無所不至而君子澹然至聲色貨利一切耗人精神之物君子俱所不好而所樂者藜食瓢飲差爲易辦卽至殫忠竭節禍患之來君子甘之如飴亦以爲命所宜爾則君子何難也故昔人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若小人日夜憂虞卽當富貴時而患得患失天君豈

能一刻暇逸此豈云當其易哉

家兵憲常侍董文敏公有以文敏厲字質之文敏者文敏速呼豈有此理豈有此理而罷因悟論書法者當先論理理卽長短向背血脈精神之謂也今學書者不於理求之而但摹仿其形似何能及古人哉

夫人所自出者爲母先母而配父者爲前母後母而配父者爲繼母爲人後者卽母其所後之母而前母後母同於已母則曰本生母庶子於父

之正室爲嫡母所自出者爲生母正室所生於
父之諸妾爲庶母已失父父命諸妾撫育者爲
養母後人不明此理多有混稱有登科第而稱
所後之母爲嗣母者又有本生母而止稱生母
者又有父本無嫡庶而稱母爲生母者又有有
前母繼母而於已母稱生母以別之者大爲可
咲明季一甲科登齒錄爲叔父後而稱嗣父嗣
母於已母則稱生母並不及父一仇家糾其以
已母爲叔妾干犯倫理遂以此罷官終身不齒

於人則母之稱謂可不正其名哉

塞外有禽名沙鷄鷄形而鼠足時臥沙中故名凡西北蠢動則是物先至邊人亦呼爲信鳥

饒陽李文正公昉余邑李叅政公至爲詩俱務淺切效樂天體有二李唱和集行於世見青箱雜記

宋張文定公齊賢嘗有詩曰慎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國法須遵守人非莫舉揚無私仍克己直道更和光此箇如端的天應降吉祥此作誦之

可作箴銘大有裨於身心他人咏一草一木少
善便膾炙人口而此乃無人知者詩果但以雕
繪爲工耶

姪

允潔
允構

校

采榮錄